

<<恶魔预知死亡>>

图书基本信息

## <<恶魔预知死亡>>

### 内容概要

此书系为台湾书坛有史以来，拥有最多崇拜者、精英分子最爱收藏的推理小说。无照侦探马修·斯卡德从1976年登场至今已逾30个年头，读者始终一路追随他从年轻气盛直到老而弥坚，从酗酒进而滴酒不沾，以他特有的步调踽踽独行于兼具犯罪诡谲与人文艺术氛围的纽约。从《父之罪》、《八百万种死法》读至最新作品《繁花将尽》，马修像是现实生活里的某一个人，为了实现正义而侦破一桩桩的案子，同时他也在这个大城市中，替自己渺小的随时会被死神夺走的人生另记注脚，“我叫马修·斯卡德，我是个酒鬼。

我无话可说。

”马修从70年代贯穿到90年代末，在与现实同步的小说时间里，说着精彩动人的故事。

——《诚品好读》

## <<恶魔预知死亡>>

### 作者简介

劳伦斯·布洛克 (Lawrence Block (1938-)) 享誉世界的美国侦探小说大师，当代硬汉派侦探小说最杰出的代表。

他的小说不仅在美国备受推崇，还跨越大西洋，完全征服了自诩为侦探小说故乡的欧洲。

侦探小说界最重要的两个奖项，爱伦·坡奖的终身成就奖和钻石匕首奖均肯定了劳伦斯·布洛克的大师地位。

此外，他曾三次荣获爱伦·坡奖，两获马耳他之鹰奖，四获夏姆斯奖（后两个奖项都是重要的硬汉派侦探小说奖项）。

劳伦斯布洛克的作品主要包括以下四个系列：

马修斯卡德系列：以一名戒酒无执照的私人侦探为主角；

雅贼系列：从一名中年小偷兼二手书店老板伯尼罗登巴尔为主角。

伊凡-谭纳系列：以一名朝鲜战争战期间遭炮击从此睡不着觉的侦探为主角；

奇波·哈里森系列：以一名肥胖、不离开办公室的、自我陶醉的私人侦探为主角。

此外，布洛克还著有杀手约翰保罗·凯勒系列。

劳伦斯布洛克生于纽约布法罗，现居纽约，已婚育有二女。

## &lt;&lt;恶魔预知死亡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1 九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，莉萨·霍尔茨曼去第九大街购物。下午大约三点半至四点，她回到自己的公寓，开始煮咖啡。咖啡一边滴着，她一边换下烧坏的灯泡，收拾好刚买的日常用品，读起高亚牌豆子盒后面印的食谱。就在他坐窗边喝咖啡时，电话响了。

是她丈夫格伦打来的，说他要六点半左右才回家。他常常晚下班，不过他在这方面很体贴，总会告诉她什么时候回家。从她流产后这几个月以来，他比过去更殷勤。

他到家时将近七点了，七点半他们才坐下来吃晚饭。她炖了一锅扁豆，以豆盒上的食谱为依据，但做了改进，添了大蒜、新鲜的香菜，以及一大匙约卡太辣酱，风味大增。她把炖扁豆浇在饭上，配了沙拉。他们一边吃，一边望着太阳西沉，天色渐渐暗了下来。

他们的公寓坐落在第十大道与五十七街东南角的交会口，是一栋新盖的大楼。马路斜对面就是吉米的阿姆斯特朗酒吧。他们住二十八楼，窗户朝向南面和西面。一眼望过去，景色很美，整个西区尽收眼底，从乔治·华盛顿桥到巴特瑞，再从那里越过哈德孙河，一直延伸到新泽西。

他们是很体面的一对。他身材高瘦，深棕色头发从前额中央仔细地往后梳，只有太阳穴边略见灰白。深色的皮肤，清晰的轮廓，只有略显松弛的下巴，使他的脸稍显柔和了点。一口好牙，一副信心十足的微笑。

他仍是一身平时上班的穿着。一套手工精细的西装，打了条纹领带。在他坐下来吃晚饭前，有没有先脱下西装上衣？他可能把上衣挂在椅背上，门把上，或者用衣架挂起来。他对他的东西一向很小心，我可以想象，他穿着衬衫坐在窗边，一件蓝细纹织布的牛津衬衫，纽扣从上到下一路扣紧，领带则从一侧甩到肩后，免得沾到着油渍。我看过他这副模样，是在一家名叫晨星的咖啡屋里。

她的身材娇小纤细，大约五英尺二英寸高。一头深色头发，短而时尚。肤色如磁，眼睛蓝得眩目。她三十二岁，但看起来年轻多了，不像她的丈夫，比他的实际年龄三十八岁要显老。

我不知道她穿了什么样的衣服。也许是一条牛仔裤，裤脚卷起，膝盖和臀部磨得有点旧了。上面一件黄色无领棉线衫，袖子直推到肘弯，露出一截手臂，脚上则是棕色皮拖鞋。不过这都只是我的猜测，一种想象的游戏，我不知道她到底穿了什么。

大约八点半到九点之间，他说他要出去。如果他曾在稍早前脱了上衣，现在他又将再度穿上，另外还加了一件薄大衣。他告诉她，他一小时内就回来，没什么要紧事，只是有点小事要处理一下。

我想她洗了盘子，倒了杯咖啡，然后在电视机前坐下。十点都过了，她开始担心。她告诉自己，不要这样傻里傻气，她坐到窗边，看着窗外的繁华夜景。

十点半左右，门卫打来一个电话，说有警察正上楼来。警察一出电梯，她已经等在走廊上了。这是一个身材瘦高、模样清爽的爱尔侍小伙子，身穿蓝制服。

## &lt;&lt;恶魔预知死亡&gt;&gt;

她记得她一看到他，就觉得警察应该是这个模样。

“哦，”她说，“请你告诉我，怎么回事？

出了什么事？

” 一直等他们进门后，他才肯开口说话。

不过她已经明白了。

他脸上的表情早已道出一切。

她丈夫去第八大道与西十五街的交会口，显然在那里用硬币打公用电话。

可能有人想要抢劫他 巴，近距离内向他射了五颗子弹，他立刻倒地身亡。

还有其他的细节，不过她什么也听不见了。

格伦死了，她不需要再知道别的。

2 我第一次遇见格伦·霍尔茨曼是在四月的一个星期二晚上。

艾略特在《荒原》中这样说，四月，是最残酷的一个月份。

那他总该明白他自己说这话的含意吧？

我可不懂。

对我来说，每个月都很难熬。

我们是在桑多尔·凯尔斯坦的画廊见的面。

那个画廊在五十七街上第五和第六大道之间的一幢五层楼上。

那幢楼里有不下十几个画廊。

当天，一个现代摄影团体的春展开幕。

三楼的一间大厅里，在展示七位摄影家的作品。

来捧场的除了他们的亲朋好友之外，还有像莉萨·霍尔茨曼以及埃莱娜，莫德尔这一行人。

他们每星期四晚上在亨特学院修一门名叫“作为抽象艺术的摄影”的课程。

桌上已经摆好了装着红酒、白酒的塑料酒杯，插着五颜六色牙签的奶酪，还有汽水。

我为自己倒了一点，去找埃莱娜。

她把我介绍给霍尔茨曼。

我只看他一眼，便立刻断定我不喜欢这个人。

我告诉自己，这太荒谬了。

我跟他握了手，回以笑脸。

一个小时之后，我们四人在第八大道吃泰国菜。

我们叫了面，霍尔茨曼要了一瓶啤酒配肉吃，其他人则喝泰式冰咖啡。

我们之间的谈话始终没有什么进展。

开始在谈刚看过的戏，然后又随意聊了一会儿一般性的话题，诸如本地的政治、球赛、气象等。

我已经知道他是律师，在沃德尔与扬特出版社工作。

这家出版社专门用大号字体重印已出版作品。

“挺无聊的，”他说，“大部分是合约。

每隔一阵子，我就给人写封措辞严厉的信。

哈，这可是一套我迫不及待想要传后的本领。

等我们的小孩够大了，我就教他怎么写这种信。

” “或说是她。

” 莉萨接口道。

不论是她还是他，都还没出生，产期在秋天。

这是莉萨没喝啤酒改喝咖啡的原因。

埃莱娜本来就不怎么喝，最近更是滴酒不沾。

而我，一天参加一次戒酒聚会，也不喝。

“或说是她。

” 格伦附和道，“不论男孩还是女孩，这孩子可以跟着父亲重走这条无聊的路。

马修，你的工作一定刺激多了。

## &lt;&lt;恶魔预知死亡&gt;&gt;

还是我电视看得太多，所以有这种想法？

“有时挺刺激的，”我说，“但大部分时候不过是例行工作，跟其他职业没什么差别。

“在你自己出来做之前，你当过警察是吧？”

“不错。

“现在，你给侦探社做？”

他们来找我时，”我回答，“我替侦探社工作，按件计酬，其他时间我自己接案子。

“我猜，你一定处理过很多行业间谍的案子，一肚子怨气的雇员出售公司机密。

“偶尔。

“活不多？”

“我没有执照，”我说，“所以通常拿不到大公司的案子，至少靠我自己很难。

侦探社是接过这种案子，不过他们最近找我办的多半与仿冒商标有关。

“仿冒商标？”

“从仿冒劳力士表，到运动衣或棒球帽盗用未经授权的商标。

“听起来很有意思。

“不见得，”我回答，“以我们这行来说，就跟你写信逼人差不多。

“那你最好有个孩子，”他说，“这正是你会想传后的看家本领。

“晚饭后，我们走到他们的公寓。

我们非常尽责地赞叹从他们家看出去的景致。

埃莱娜的公寓可以看到东河的一部分，从我的旅馆房间，则可以瞄到世界贸易中心，但可不能跟他们家相提并论。

公寓本身并不大，第二间卧室只有十英尺见方，而且像很多新盖的房子，天花板很低，粗制滥造，不过，这样的视野，可以弥补不少不足之处。

莉萨煮了一壶无咖啡因咖啡，开始说起个人征友广告，以及她知道有哪些正经人都在用它。

“不然，现在要怎么样才交得到朋友？”

她问道，“格伦和我运气好，我带着我的书去见沃德尔与扬特公司的艺术指导，居然就在走廊上碰到了。

“我在房间另一头，一看到她，”格伦说，“当下就采取行动，确定我们两人一定能擦出爱的火花。

“但这样的巧事多久才发生一回？”

莉萨继续说，“你们两个怎么认识的？”

不介意我这么问吧？”

“征友广告。

埃莱娜说。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不，事实上，我们多年前要好过，吹了，也断了联络，然后我们又遇上……” “而且过去的魔力还在？”

这可是个动人的故事。

“也许是吧，不过这个故事可经不起深究。

我们是在多年前认识的没错，那是在一家开到深夜的酒吧。

那时埃莱娜是个年轻甜美的应召女郎，而我是第六分局的警探，在长岛还有一个关系疏远的老婆及两个儿子。

九年后，一个精神病杀手从我们共有的过去突然冒出来，不杀我们两人誓不善罢休，于是又把我们弄在一起。

不错，过去的魔力还在，我们找到了对方，厮守至今。

我也觉得这是个挺美丽的故事，但有这么多不便明说的情节，所以这个话题只能点到为止。

莉萨又说起一个朋友的朋友，离了婚，应《纽约杂志》上的广告，到说好的地点准时赴约，结果遇到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她的前夫。

## <<恶魔预知死亡>>

他们不禁感到冥冥中自有定数，宣告再度结合。

格伦说他可不信，纯属无稽之谈，他听过半打类似的故事，但他一个也不信。

“都市神话，”他说，“这类故事满天飞，但总是发生在一个朋友的朋友身上，从不是你真正认识的人。

事实上，这种事从没发生过。

有些人专门收集这类故事，有些书长篇大论地专门记载这类故事，就像那个旅行箱里装着德国牧羊犬的故事一样。

“我们肯定看起来一脸困惑。

“哦，得了，”他说，“你们一定听过的。

某人的狗死了，他心碎之余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就把狗装进一只大旅行箱，然后，他不是要找兽医去，就是要去宠物公墓，反正就当他把箱子放下喘口气的时候，有人一把抢了箱子就跑。

哈，你想想看，那个倒霉鬼打开抢来的箱子，里面没别的，只有一条死狗，他脸上会是什么表情。

我敢打赌，你们一定听过类似的故事。

“我听过一个，那只狗是只杜宾犬。

“杜宾犬，牧羊犬，反正是大型狗。

“我听过的故事，”埃莱娜说，“是发生在一个女人身上。

“当然，当然，而且一个热心的年轻男人自告奋勇要替她提箱子。

“但箱子里面，”她继续说，“是她的前夫。

“都市神话就此告一段落。

但莉萨仍兴致高昂。

她的话题一转，谈到色情电话。

她觉得这是九十年代最好的比喻。

从健康危机的产生，到信用卡及900电话服务的普及，以及越来越多的人沉迷于幻想、逃避现实。

“而且那些女孩赚钱多容易，”她说，“她们只需要张张嘴巴就行了。

“女孩？

有一半恐怕是老祖母了。

“那又怎样？

老女人做这行可有这点好处。

你不需要年轻貌美，只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就行了。

“你的意思是得有一颗色迷迷的心，是不是？

你还得要有性感的声音。

“我的声音够性感了吧？

“当然，”他回答，“不过，这是我的偏见，可不能作数。

你问这个干什么？

别告诉我你想从事这行。

“嗯，”她说，“我是在考虑。

“你开玩笑吧？

“哦，这可说不定，以后孩子睡觉，我又无处可去的时候。

“你真会拿起电话跟陌生人秽言秽语？

“这个……” “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结婚之前，你接到的那些猥亵电话？

“那可不一样。

“你吓个半死。

“那是因为那人性变态。

“是吗？

你以为你的顾客会是什么样的人？

童子军？

“如果能赚钱，那就又不同了。

## &lt;&lt;恶魔预知死亡&gt;&gt;

”她说，“这又不是被骚扰，至少我不觉得。

你怎么看，埃莱娜？

” “我想我不会喜欢干这行。

“那当然，”格伦说，“你没那种肮脏心思。

”回到埃莱娜的公寓之后，我说：“身为一个成熟的女人，你岂不占尽优势。

只可惜你的心思不够肮脏，没法从事色情电话交易。

” “哈，这是不是很可笑？

我差点想多说点什么。

” “我是以为你会说的。

” “几乎要说出口了，但又咽回去了。

我第一次遇见埃莱娜时，她是应召女郎。

我们再度聚首，她仍是应召女郎。

我们之间的关系虽然逐渐加深，但她并未改行。

我假装毫不在乎，她也不露声色。

我们只好避而不谈，让它成为一个碰也不能碰的话题，像是一头站在客厅里的大象，我们轻手轻脚地绕着它走，仿佛从来没有发现它的存在。

一天早上，我们突然都开始面对自己真实的感觉。

我承认其实我在乎。

而她告诉我，早在九个月之前她就已经不干了。

整个过程带着一种古怪的巧合之感。

自此之后，我们不断调整，在一片茫然中寻找一条新路。

有一个她非得解决的问题是，她要何去何从？

埃莱娜并不需要工作。

她从来没有把钱交给拉皮条的，或抛给卖毒品的。

她作了明智的投资，把大部分钱拿去买了皇后区的公寓。

一家房地产公司全权代她处理，每月寄给她一张支票，再加上一些储蓄，足够她维持相当的生活水准。

埃莱娜喜欢上健身房运动，听音乐会，到大学进修。

而且她又有身居市区的方便，永远不愁找不到事做。

但她一辈子都在工作，要适应退休并不容易。

偶尔她会读招聘广告，边读边皱眉。

有一次她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编了一份履历表。

最后她叹了一口气，撕了笔记，大声宣布：“没救，完全没救，我甚至没法编出一套巧妙的谎言。

我花了二十年的时间跟人上床，我可以声称我是家庭主妇，但这又怎么样？

我还是找不到工作。

” 有一天，她说：“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对色情电话怎么看？

” “嗯，聊胜于无。

”我说，“当我们不能在一起时，说不定可以试试看。

不过，我想，我会很难堪的，很难进入状况。

” “傻瓜，”她亲热地说，“我不是在说我们。

我的意思是靠这个赚钱。

我认识的一个人说，这很赚钱。

你和十几个女孩在一个大房间里，但每人隔出一小间，所以有隐私。

你就坐在桌边接电话，一点也不必为顾客付不付钱烦恼，你也不必担心会得艾滋或疱疹。

当然更没有任何人身危险，你压根儿不必面对任何人。

你看不到他，他看不到你，他甚至不知道你的名字。

” “那他们怎么叫你？



## <<恶魔预知死亡>>

“编个花名啊，当然你可以不当它是花名，因为你并不真的在花街上。  
一个电话花名。

我敢打赌，法国人一定有个专有名词。

”她找了一本字典，翻来翻去，“‘电话之名’，我想我还是比较喜欢英文。

” “那你想叫什么？

特丽克西？

瓦妮莎？

” “说不定就叫奥黛丽。

” “你不是真的在想名字吧？

” “几个小时前我跟保利娜正谈到这事儿。

想个名字要花多少时间？

”她吸了口气，“保利娜说她可以介绍我去她做的地方。

你觉得怎么样呢？

” “我不知道，”我说，“真的很难说，你先去试试，再看我们感觉如何。

你想去，是不是？

” “我想是吧。

” “以前有人是怎么说手淫来着？

不干到戴老花眼镜，绝不罢休。

” “或戴助听器。

”她说。

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一，她就开始上班。

但六个小时的班她上了四小时就退下阵来。

“没办法，”她说，“我做不到，我宁可跟陌生人睡觉，也不能忍受跟他们淫声浪语。

你能不能帮我解释解释。

”

<<恶魔预知死亡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此书系为台湾书坛有史以来，拥有最多崇拜者、精英分子最爱收藏的推理小说：马修为了调查一桩案子到拳击场，在观众席他注意到一名带小孩儿的男人，那个男人不经意用手抚摸男孩儿头发的动作，轰开了马修的记忆：他在盘录像带上看到一男一女残忍性虐杀一个男孩的全部过程。随着马修的追索，两桩案子竟然交集在一起……

## &lt;&lt;恶魔预知死亡&gt;&gt;

## 编辑推荐

劳伦斯·布洛克上侦探小说界的大师，马修·斯卡德系列是这个世纪最好的侦探小说。

——乔纳森·凯勒曼 侦探小说中的硬汉……这不是轻松的闲逛，但却是一次了不起的旅行。

——《纽约时报书评》 我阅读马修·斯卡德过程中，感觉像小时候看武侠小说那样非要一口气看完不可。

——侯孝贤 好书！

——斯蒂芬·金 雷蒙德·钱德勒和达希尔·汉密特仍然对悬疑小说流派有着深远的影响。

如果说有某个侦探小说作家能够与相媲美，那就是劳伦斯·布洛克。

——《旧金山纪事报》 “这一刻，我突然清醒，好像在这一刻，我能够洞悉所有的事物。

我的思想越过脑际，在那些事物中翻滚缠绕，一瞬间，我感到它已经接近到几乎可以触摸的距离，然后…啪，就不见了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

” 马修为了调查一桩案子到拳击场，在观众席他注意到一名带小孩儿的男人，那个男人不经意用手抚摸男孩儿头发的动作，轰开了马修的记忆：他在盘录像带上看到一男一女残忍性虐杀一个男孩的全部过程。

随着马修的追索，两桩案子竟然交集在一起。

这是新星出版社强力推出的“午夜文库”系列之一，该系列遴选150部侦探小说史上最纯粹、最经典、最具智慧的作品，让阅读成为娱乐，让阅读成为冒险，让阅读成为智能训练。

喜欢阅读侦探小说的读者还可以加入新星出版社的“午夜俱乐部”，参加很多读书活动。

作者劳伦斯·布洛克被誉为“在纽约游走的忧郁灵魂”，很多精英分子为之迷狂。

侯孝贤把他的书推荐给梁朝伟，后者希望扮演他笔下的角色；朱天心说布洛克——“他是类型小说大师，又是一位不愿驯服的抗拒的越界者”……四十年来，布洛克伴随着落魄固执的马修·斯卡德，还有绅士大盗伯尼·罗登巴尔、睡不着觉的密探伊凡·谭纳、冷酷杀手凯勒，见证了纽约最极致的繁华与罪恶。

即使第一页就暴露了凶手，对他的作品也没影响。

有人说，布洛克的本领是先血腥里看见恐怖，然后把恐怖化成悬疑再在悬疑里寻求理解，理解杀人者为何而杀，被杀者因何而死。

<<恶魔预知死亡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